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甲戌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寬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

武重臣一人總制諸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為禮。又自奉章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寧

人。副使張敷皆銜之。會柳澤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許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毀因釀成

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躬親天石軍門。設銅鼓十餘。節詳密。將以下。輿神無所假。令行禁止。寇竄無鎮守中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既去。傳人益其功。立祠祀焉。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

建隆

夏閏六月。築邊牆。初。余于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

內。我反之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于事為便。時尚

書曰。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在葭州西北。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于

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

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帝從之。會王

越襲虜紅鹽池。事具前。患少息。于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堡。在葭州西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

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墩臺一座。若備巡警。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

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內地悉分屯。警嚴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在今安西府渭源縣西北流

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今改謀報阿里集眾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

默克里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退居昔峪文等亦引還肅

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

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十二月罷採金時內費日後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實慶宋以邵陽郡置府元為路明仍為府今府屬湖南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

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紀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諡文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急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晚

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悵悵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加

少保未幾卒贈太師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字叔溫禮部右侍郎劉吉字祐之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珝先以舊官僚管官直

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疎直

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內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攝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

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高密頓首

曰敏言是皇子晉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耶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

不得坐兒見黃袍有鬚者即犯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紀妃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

明代財用不足由於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竊其沒使能慎數於平時後加之制節謹度何遠至於入不敷出造國中告匱而欲取資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與新亦何濟於事哉至湖廣一隅之壤開米不過隨地施功何至行夫五十萬而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積一歲之獲不足以償勞費是官吏之漏卮中飽

皆不可知而民之因後死二困累甚焉此舉上下交病可謂昧於治理矣
皇太子生已六年
憲宗竟無聞見即皆情不應至此照鏡數老之事或出傳聞已甚亦未可知但既迎皇太子至前事已彰者足名出閣一切自有案儀何轉向閣臣尚處之東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免自主其已尚足問乎

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遂定名祐機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內太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

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意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

小給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使使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前具亦名潞河洪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濬前五年漕運

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楊茂言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為南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

通惠河水道石牕尚存修脩牕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字宗器陝西咸陽人相度上言舊牕二十四通水行舟

但元時水在官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注見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

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鍾注西湖深開分水青龍橋引諸水從高梁河前分其半由金水河出

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橋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

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牕四漕舟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

僅分其半河窄易盈酒不二載淺塞如故

們都塔伽嘉色凌遣使人朝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塔故立為后及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

甚們都塔部陀羅該舊作脫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塔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稍

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

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

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為勦勦英至鎮以甯靜約飭將

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陽朔潯陽今屬桂林府朔山今屬桂林府

蒼梧注見諸縣蠻悉望風附而務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八主有眾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欵為置永安州

州屬平樂府今處之俾其子孫世為吏目自是歸附日眾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其嘉焉

十二月改諡鄭康王為景皇帝

初荊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

非鄭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乎鑒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

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即惠躋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

淳湖廣岳陽人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

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

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亦言鄭王有功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士軺極言當復

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鄭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鄭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

寢

景泰之立既不
以正且七年中
不能以敬共友
變曲全大倫致
成奪門之舉非
由於小人貪功
故體面稍嫌生
變禍固自招但
徐有身並久經
委質稱臣其
爵祿乃於廢無
之隆猶擬紙誦
並且蒙以景福
焉雖于情理實
非所宜然亦能

不以前事介懷
議復帝號尋命
加蓋修陵詔音

亦揚然仁義于
景泰教親親之
情于英宗成繼

述之大可稱令
舉黎湯岳故獻
錫希恩甄引漢

昌邑更始為比
擬不干倫其心
術尚可問耶

流民屯聚為盜
固法所必誅但
既獲其渠魁擒

其多黨其餘從
惡者亦當分核
嚴懲若無辜之

眾自應正典善
後之宜使咸知
安生理而受約

未始可以永靖
亂源項忠乃于
九十萬人還無

區別非戍即驅
不前者行擅
殺處置實為失

當使非原保撫
綏者藉控制有
方其何由使流

軻十二月春正南京陰霾地震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寇掠南漳內鄉

見前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運一丁完成明

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親之其發成者舟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

謨字克綱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編置松滋縣于荊南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松滋本漢

亂至此乃倫立松滋縣因而不改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

今襄陽府南不北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順義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

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

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

以襄陽所轄鄖縣舊曰鄖鄉元改鄖居竹初竹山明初房注見前上津西魏縣商注見前州洛陽今屬南齊諸縣

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倖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

司增兵設戍新竹山置竹谿竹谿鄖西折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下津房威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

境良吏之流人得所四境安洽洵陽漢縣今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宜

與白河俱屬興安州今屬商州吳道宏福人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宜

人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都御史端年

卒部民為立祠

秋七月黑晝見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

侍衛見之而譏項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言不節二工役勞民大學士商輅疏訴災八

民亦遂居不
且數而致變乎

御史行通鑑事覽

卷一百六

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遊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
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

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妃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

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

字宗器討蠻溪蠻溪名地在平越府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先

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大壩千

蠻溪名地在平越府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先

王師進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設安甯宣撫司即以輝子友

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驛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或

軍松潘參將孫嵩軍威靈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瓚自

率兵攻白草壩

指寨在龍安府平武縣西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

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即位復命商輅等修

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

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為右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泰事京師詐言安南補盜兵入境帝即命景泰

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泰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王帶綠繪珍奇諸物給其貢使改道雲南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

法于涼至憲宗

信任汪直復為

特置西廠氣

鴟張羅織內外

其勢益橫且

擅行逮問易置

近臣其初不過

因汪直舉發軍

力明殺人等事

其摘奸孰知此

正若輩先為小

忠小信以成其

大不忠大不信

之故智憲宗竟

墮其術中深相

倚毗自此嚴衛

乘時竊柄日新

恣肆遠求世而

元氣漸削遂以

危亡迄論禍源

危亡迄論禍源

危亡迄論禍源

南京大雷雨

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交通千崖注見孟密後為思柄所竊據事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怒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効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有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明年在能事立解起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惕息奉

丁酉十二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

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街上時南京鎮監軍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乃任錦衣百戶

韋瑛為心腹屢與大獄冤死者相屬皆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瑛瑛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

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逮

吳刺事激成可為懲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

可知也帝得疏溫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

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

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

中外大悅然帝着直不哀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頃直

功德遂詔復開西廠于是直餒愈熾

明憲宗皇帝

明憲宗皇帝

明憲宗皇帝

明憲宗皇帝

高宗皇帝御作
備之符耶

太子出閣就學
豫教所當慎重
章吉即老成謀
閣亦祇可謹視
起居若口授章
句廷臣中豈無
可簡備官俾以
資政地乃安之
寺人實為非體
幸而吉尚謹處
不致貽累求
然欲以是垂訓
後人則如焉保
等之扶掖權
未嘗不由于承
華保護史家不

夏六月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桐廬人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山東歷城人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旻署名即連報直直銜之構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綬從忠討荆襄盜忠劾其驕縱深恨之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遂斥為民直又譖輅納指揮楊總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

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

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缺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越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太子雖出閣老倉賈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

子壯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參急手孝經時太子方九

歲瑞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遼東巡撫陳鉞河南縣人奏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甯不

復來市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

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書見

汪直行遼東邊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鉅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

馳至鎮宣軍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守令各邊都

御史服藥難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

御史服藥難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

御史服藥難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

知履霜堅冰之
義及以端本正
始歸功于吉無
識甚矣

中謂錄因虛錄
于正統體統
已非一日但

文升乃推功與直上內慚心益不喜而陳誠益諂事直日夜贊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直隸人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

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灣舊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字溝在陳州府淮甯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

導散漫以免祥符鄆陵雖陳歸德之災乃救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蔡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

久即塞

紀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職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

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賦夷不宜典祭祀帝改為上林苑

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汪直勦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

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好山人等五十六人

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甯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破之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

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臣奏寇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越

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甯海子則盡選宣大

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地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至貓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甯寇猶不覺掩擊破

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遠不見敵無功由是越封威甯伯直增祿三百石

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雹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

熱審朝審之制
自永樂以來守
而不變何至
宗室盡改舊章
概行罷廢而以
會獄大典專任
宦官廷臣遂無
由過問紀綱倒
置甚矣況其於
疑放遺教常倍
增則由若輩欲
假姑息博美名
不復顧明刑本
意懲儆之失豈
可勝言乃權勢
既崇法司惟視
其意指則其所
寬者必其通邑
甚者也不然必
是流離貧賤與
彼無涉者而
其所嚴者必其
有嫌隙受屬
託而欲致之於
死者也國法尚
可問乎而史家
猶以多所矜放
為美真不識事
體之甚矣

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
疑放遺嘗倍于熱審于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齋敷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臚立唯諾趨走惟
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卿

駐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

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

而笑稍稍悟會東廠高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

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

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龍日表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

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軍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

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官軍擊敗之伊斯瑪音入寇延綏指揮劉甯字世安敗之于塔兒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

喬新字廷秀文指揮同知支玉山西聞人敗之于天窰梁中在山西保德州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葭州府

北谷縣總兵許甯敗之于三里塔在榆林府榆林縣北參將董升周字廷玉敗之于黑石崖在保德州西時寇扼于邊牆

不得出遂大敗

汪直藉兩顧以肆毒王越陳銀何瑞勢以橫行朝廷豈無聞見何竟藉口不言使非何且以消指進諫王終無由覺悟曾是盈廷衆宗乃優伶之不若乎迨巨憲既去始擬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議則不能而建言者猶視然自居於抗直亦可醜矣

秋八月大水 衛漳漳沔並溢又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九月民居漂沒者無算溺死數萬人

癸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伊斯瑪音既死其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甯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歛兵守而遣別將劉甯童升與周重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

王趨戰使衆哭于轅門甯憤與巡撫郭鍾恩恩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甯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十餘人會甯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甯等掩其敗以捷聞戚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

巡按程春震發甯敗狀甯與鍾新俱下獄鍾降大官前以初任降三官甯降指擢同知周玉力戰卻之已而

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文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直降奉御越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廢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黨右都御史戴綱為民後韋瑛亦坐他事諫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

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發出端倪或勸之者遂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旌表僧繼曉江夏人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廉帑數十萬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旌其門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

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據孟密與木邦貳

分兵侵掠黔國公沐琮以聞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陞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奏

聞兵部尚書張鵬鵬于成化初復累進尚書主用兵下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

辰甲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虛妄可知矣至許益以持重飾其言及官軍肅清復敢掩敗為功豈可

御九乘式也

卷二百六

明憲宗皇帝

不加顯優以作
士氣乃僅予降
官開往實為嚴
遇失刑軍政之
壞至明幸而極
矣
旌門之制所以
闡維維使使等
簾白屋負首節
者咸得何被恩
施故再醢之婦
即不待與蓋以
勵從一之義別
擇不可不嚴也
繼曉母本出信
家實為齊民所
不齒乃以繼兒
陳亡竟得繼選
綽楔之榮表國
典而素華章于
斯之極蓋宗令
不必勳戰似亦
知其於成例有
違曲徇私恩
若行表宅何以
立綱常風俗之
閑乎
林俊批鱗得罪
張敬疏奏幾危
二人皆無三貢

宗常素往撫事在十景罕再畏隣境不平遣人從開道至京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
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珣劉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
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珣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勅隣境土官合
兵感之彼美能為事將寢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孟密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已如前請遂設孟密
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旱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前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敬吉水人于獄尋釋之並謫官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
劾太監梁芳帝大怒下俊詔獄考試後府經歷張敬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帝怒投
以硃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詔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
不起帝亦尋悟獄遂解俊謫雲南姚州注見前判官敬師宗本蠻地元置州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

後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

如橈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
俊率科臣上疏略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侍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大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
而參六七輩或分播郡縣王者之奉或曉領進奉大將之權援引檢和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
方物則多端責給選用人者見原價事者逃罪如累芳章典與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于紀奉使
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侍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黃綠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
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微以官需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殿廉張鵬侍郎
父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庸尚書張瑄大理卿田景陽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庸論不
惟陛下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

並著貞聲刑曹
後府之諱足令
言官抱愧獨是
俊嚴詔獄將諱
大臣何竟若罔
聞知際無一語
而力爭維救乃
出懷恩不且為
中消所鄙矣乎
懷恩在當時以
為俊俊但林俊
曾勸梁芳若輩
最為譴局懷恩
何獨能不左袒
同類轉欲保全
直臣或與梁芳
素不相能故借
此以陽博美名
隆立門戶耶
諫垣應詔陳言
抗論時政憲宗
既優旨復登頗
見奉行足彰轉
圜之美乃因脩
省不即加罪而
心忌其言既違
詔求闕失初心
亦豈得否應天
以寶至點點子

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衍之戲按吏胥徒役叨官祿排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
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
盡誠可惜也如李孜省等常思罪己為誑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罷奉官毋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
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近無甯工京營軍士不復適力如國師蠟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
惜資財外惜人力不忽之使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下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
書財一玩器購畫圖製管保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
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民無粒食積流亡日多桂待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
深曾假造寺資財移賑賑民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本四川富順人劉俊移河南新鄉縣人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
人張蔭華寧人田景陽保定人
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瑋鄭人御史汪奎字文燦
張吉字克修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仁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有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瑋等且書六
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達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瑋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有寵愈甚
三月泰山震太監梁芳韋興廉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
糜費帑金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耶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
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鄭珣言與王第四子時興王猶妹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
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和門人為禮部右侍郎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諳知縣中旨召選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
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劉珣罷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珣自以官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
林俊下獄珣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珣密疏諫帝皆不悅珣常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曰
夜思中珣注直罷袁安揣知西廠可罷遂珣同奏珣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珣與直有連帝疑未發會

隼尤朝廷取天下權即有應行罷論之人亦當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渚謂部臣出之于外且書名屏展候奏達而後駁之大豈人君大公至正之道哉
宗景公不肯以民成移災一言而憂意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忍諸況饑饉海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在腹外康永詔乃以諛詞干進竟謂是變之咎賴秦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

珥子鑑縱誕日邀妓狎飲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許珥書安與劉吉祥驚救且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珥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珥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漕運及是召長兵部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時有所言孜省深嫉之

十二月以彭華時安福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

相結得入聞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侍郎李裕黎滿皆得罪康永詔亦斥為民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壬寅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

傾心慕之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子昂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若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

帝愈不悅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以辭致朝野大駭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時士賢道卒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

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于賦吏無所假厯

廣東左右布政使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

半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畏令高瑄

發眷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人諱安不敢詰選移檄樊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遂誣奏選瑄朋

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新喻人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常山人勘之眷賄選所黜更張襲令誣證繫堅不從拷掠

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瑄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

知有己而不知
有民且並不知
民之為己之安
身立命處也真
可鄙之至矣

史家紀萬妃之
事皆謂其廢好
橫行至於後宮
有振遺孽之
今以憲宗封建
諸子證之知其

章張張開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所之中獨立眾憎之地太監輩恭通番敗露知縣瑤
流劫官李行顯指煥煉文獎勸以教貪憐國醫監司事也都御史宋受及同發納賄養奸致者橫行胸臆誠減清
敵昧素心行等速臣政理拷掠百端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遂故剛直不堪屈辱噴津旬日
身嬰重疾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春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積
罪人東來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選後建諡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訖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鑑等諫乃

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甯宣撫司以友為之輝具至是輝死友

誣愛謀逆聞于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

治也今但宣二人面質真偽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事致省力召為兵部侍郎

至是取中旨入閣

和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輩勤汪直梁芳輩皆假貢獻

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妒掖庭御

幸有身飲藥傷陵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

掌通政如故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祐杭興王 祐南五子岐王 祐續六子益王 祐樞七子衡王 祐棖七子衡王 祐棖七子衡王

祐樞 帝第 雍王 衡州 後之藩 祐樞 帝第 衡王 衡州 後之藩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及是崩

九月太子祐樞即位 是為 諸子證之知其

明憲宗皇帝

說殊不足盡信

蓋漢唐備龍萬

妃及妃之侍寵

驕妒固當時情

事所有若謂其

尊房弱感則後

宮必進御無期

何就館之後竟

爾繼繩相繼如

是年及孝宗初

受封共有十人

其最幼者乃憲

宗第十四子而

所云餘孽皆胎

者尚不可勝計

不為不蕃萬妃

果好每豈能輕

貴良及取而誕

生成立者且如

是之多乎總之

救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壽萬壽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皆為交結太監芳
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督指揮使孜省常恩王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
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詰敕印俟遣歸本土
萬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先是李穆太后薨即紀內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
魚臺丞徐瑁疏請上母妃尊諡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
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戶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宮時吳后
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萬安罷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
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文貴湘鄉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
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乙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
云
追諡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
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威睨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做
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慙焉如割初謂
宗親尚可旁求寧受自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
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親
漢家克母之門增宋室仁宗